

轴线观念与传统住宅营建

陈其端

(集美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由五行观念引申而来的轴线观念虽然具有重要意义,却也是民用建筑礼制上的约束,但传统住宅设计并不囿于此,而是在结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过程中开创了全新局面,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建筑设计实践经验。

关键词:轴线;建筑;设计

中图分类号: TU 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6-0036-06

The Central Axis Concept in the Traditional Housing Construction

CHEN Qi-dua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axis concept derived from the five-element theory take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housing, though confining the civil buildings as an architectural method.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design kept away from the concept and created a new sit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vourable climatic, geographical and human conditions, which passed down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and experience for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Key words: *central axis; architecture; design*

一、传统住宅中的轴线观念及其渊源

1. 传统住宅中的轴线观念

在中国传统住宅设计中,轴线是作为逻辑结构而存在的。中国传统住宅类建筑的构造形式由于受历史、自然条件、地方观念,甚至信仰不同

的影响而趋于多样化,从北方的四合院到南方的天井式院落,不一而同。从技术上讲,很难从中抽象出一个典型来,但要从中提炼出一些共同要素还是有可能的,比如常见的斗拱、屋顶造型等等,只不过这些都针对中国建筑五个体系中的最低层次,即局部结构或某些构件而言。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传统建筑真正的共通性大抵都存在于一些逻辑结构中,这些结构的地位或意义在更高

的层次上决定了实际建筑结构的布局,建筑中的轴线结构即为其一。

轴线与建筑等级紧密相关。毋庸置疑,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受到森严的等级观念制约^[1],这种观念影响了建筑设计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轴线等逻辑上的结构。等级观念与建筑结合诞生了一系列的礼制建筑,此类建筑现存最为完整的代表作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其中太和殿是紫禁城内等级最高的单体建筑^[2]。实际上,作为宫室建筑,紫禁城是一个建筑集合体,它同时具备了住宅(含简单与复杂住宅)与城的特征。但作为一个城,它的级别还不算最高。最高者当推环抱着它的北京城,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图中可以看出,它是被当做一个超级宫殿来建造的,但它与本文要讨论的主题关联不大,从略。从紫禁城的布局来看,可以看到三条严格而完整的纵向轴线(中间一道经过建筑群正门的中缝,另外两道位于两侧且平行于中轴线)贯穿其中,横向轴线虽多,但相对琐碎。这种布局也出现在清代宫室建筑如恭王府的结构设计中,只是在尺度上要小许多。《周礼·匠人营国》条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由此可见,建筑(群)轴线结构的发展由来已久,并且其多少与长短均有定制,与宅第主人的社会身份相关。

2. 传统建筑中轴线观念产生的渊源

显然不能够在最初的建筑中找到轴线这样的虚拟结构,这个结构虽然是后起的设计,是随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但它也由来已久,与中国远古时期所重视的方位观念有关,方位观念对建筑的影响朝两个方向发展。朝高端方向发展形成礼制建筑中最为重要的逻辑结构,朝低端方向发展则结合了道教和民间的某些观念形成了民间信仰中的风水观,后者晚于前者,这是另一个话题。中国自古号称“中央之国”、“中土”,其中的“中”字很独特,它的甲骨文形式是一个由“丨”最后发展成类似“中”的文字,从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丨”形符号就是用来测日影或竿。相当于日晷的晷针。由于这个竿或晷针处于测影工具(或晷)的中心,因此它就成

了“中”字的表意符号。实际上,在甲骨文“中”字从“丨”发展到“中”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十”字,它也表示“中”。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时间与方位还没有关联,但从汉代开始,时间观念就开始与方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3]。即“春”与“东”,“夏”与“南”,“秋”与“西”,“冬”与“北”分别对应,这也是形式上何以表示时间观念的日晷晷针同时也可以表示方位。甲骨文“十”字在字意义上对应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字,但它所包含的意义以及在古代建筑乃至文化史上的影响却远胜于此。这个“十”字形,它不仅指示“中”,而且还表达了远古时期先民们所奉行的方位信仰(一横一竖是两个垂直相交的坐标),——这种信仰最终发展成主宰四个方向的神祇: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以及它在人类命运中的主宰功能与地位。先秦时期,曾有“明堂”建筑,但随着历史的湮灭而失载,至新莽时期,王莽倡导复古,时人不知明堂的结构为何,于是便在儒生的夹杂臆测研究中推出了“亚”字形平面分布的宗教性结构。现代考古通过对其残存遗址的挖掘以及复原,证实它的确实存在^[4]。这个建筑的内部构造的横截面经过简化以后其实就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当然,“十”字形结构的影响颇为深远,不仅可以在汉代流行的 TLV 规矩镜上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还可以在清代的天坛、地坛上看到它的影子。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轴线结构实际上就是方位观念的延伸和发展,所不同的是,后者保持了方位观念的原生态色彩或巫术或宗教色彩;而受时代观念的影响,前者以技术的方式处理了这种观念,并在其中揉入礼制观念。

二、轴线观念在传统住宅营建中的应用

毫无疑问,传统住宅营建中充分应用了轴线的观念,而紫禁城就是这种观念应用的巅峰之作,但它不具普遍意义的代表性,以下就以四合院为例对轴线观念在传统住宅中的应用进行讨论(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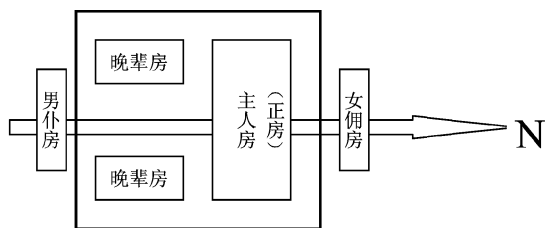


图1 四合院中的轴线与房屋关系

以标准的三进四合院为例。从四合院最前面的宅门进入宅内,首先是一个狭小的院子。院子的南侧有一排朝北的房子,叫作“倒座”,这是仆人住的房间,也可供来客过夜住,或者堆放杂物。小院的北面是一堵墙,在这堵墙的正中,即中轴线上设有一道装饰华丽的门,叫“垂花门”,再往内则进入“四合院”的主院。主院是一个配有绿植且进深较深的庭院。庭院北侧居主导地位的是正房,中轴线贯穿其中且坐北朝南——体量是整个宅院中最大的,这里住的是宅主(或家中的长辈),正房的两侧还带有东西耳房和小跨院。庭院的东西两侧是厢房,是晚辈住的地方。厢房开间较正房小得多,进深也浅。正房之后有小院,是为第三进,一溜房子坐北朝南,叫“罩房”,一般是女佣的住房、库房、杂物房等。通常宅中的妇女是不能随便到外院中去的,而往来的客人不能随便进入内院,这样一来,除了看到一条明显的主轴线以外,还可以看到另一条辅助的轴线,两条轴线将建筑的尊卑和伦理功能定位得非常清晰,众所周知,它们在封建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5]。图1将这种关系表达得更加清晰,整个四合院是以正房为中心,倒座和罩房拱卫,房屋的地位也是严格遵循轴线上的房屋地位比轴线两侧高,庭院中的房屋比院外的高。轴线在这里起着基础的作用。

不仅四合院的营建遵循这种轴线规律,其它民居,尤其是那些受正统礼制观念熏陶或洗礼的士绅们所营建的宅第,无不重视房屋轴线的设计,至于具体的应用实例,在文中相关部分均有列举,此处便不再重复。实际上,对轴线观念的强调与应用,其实质在于确立严格的“伦理和尊卑秩序”。伦理、尊卑秩序是建立“家长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中权威的重要手段,在家庭则为建立主

人的权威,在国家中就是树立皇帝的权威,这是“家长”治家,君王治国的根基,不能动摇。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印度的佛教建筑有其自身的体系,它以佛塔为中心展开,但这种体系与中国传统的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体系相冲突,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建筑思想便与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妥协,佛塔便不再成为建筑的中心要素^[6]。由此可见由轴线观念演变而成的秩序观念在传统建筑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它甚至已经溶入中国的文化传统,成为民族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轴线观念在传统住宅营建中的演变

张宏认为,在宗法礼制的作用下,传统住宅的营造出现了空间结构上的相似性,甚至建造住宅成了一件可以依照“标准”而行的事情,从而连“建筑设计师”也省去了,只需建筑工匠即可。朱贺的讨论则进一步将城的结构与宅第的结构相提并论,提出“家国同构”的观点^[7]。显然,城的构造与宅第的构造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但如果要坚持朝着这个方向去追索的话,也许在雷德侯所谓的模件化或规模化理论中更能够找到契合的成分。

可以用雷德侯模件理论来解释“城池”与“宅第或庭院”关系的依据在于,即使是中国古建筑所倚重的最负盛名且影响深远的经典《营造法式》也没有关于造城的理论、经验或法式的记载。关于这一点,雷德侯认为:“也许这不在作者的职责之内”,笔者以为,城的营造毕竟不常见,也是不需要或不能进行规范或者加以统一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营造法式》中所记载的标准化营造也是难以得到确切实施的,尽管表面上看来中国传统建筑中有许多构件都相同,但由于受到礼制、环境、民俗等因素的影响,建筑轴线中的结构也千差万别,粗略看来,至少可以归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规格最高的祭祀类建筑,包括寺庙等宗教这些用来祀神的建筑。这一类建筑中有许多单体建筑都严格遵循“十”字形轴线,其建筑截面

往往都是正多边形或圆形,天坛、地坛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些寺庙中的佛塔也是如此,比如应县木塔。第二类就是宫殿建筑,比如紫禁城、恭王府。它们都有三条(或以上)贯穿建筑群始终的纵向轴线,但横向除了分别内、外庭的那一道通常贯穿建筑群两端的轴线之外,其余的轴线大多数比均短,在分布上也没有明显的规律、显得琐碎。第三类是以北京四合院、徽派建筑等为代表的民间住宅类建筑,它们似乎也有两条轴线,但它其实是第二类庭院建筑的简化版。第四类是只有一条或纵向或横向轴线的建筑。这四类轴线的演变规律是,由复杂、严谨向简单自由演变,由多向少、由长向短演变。最后,轴线在建筑群落中所载负的沉重礼教意义也因为这些演变而悄然流失。

前文曾提到新莽时期重建的明堂——一个有十字形结构的祭祀建筑,何以王莽要去复原那样的一个建筑呢,因为它是“君权最权威的象征”。实际上,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天的象征,居住其间的人主或所供奉的神祇拥有“替天行道”职责或权力,《礼记》中的记载可资证明:皇帝在明堂中移动的路线与宇宙中太阳移动的路线是绝对一致的,只有在一年中间的那一天,皇帝才能走到明堂的中间(宇宙的核心),做回他自己,即天之子,而不是时间的指针。可见十字形结构即使对帝王也是一个礼制约束,而不仅仅是特权,所以除了一些祭祀场所之外,通常不会采用“十”字形的轴线来设计宅第,那些具有十字形轴线的宅第不是普通人而是(祖先)神的居所。但也有特例,比如紫禁城中的中和殿就采用了这种十字形的轴线,这个殿的位置也比较特殊,位于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处在一个“中”间位置。杨春风等学人认为,作为皇权象征的紫禁城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本身就位于“中”(指紫禁城位于北京城之中)中之中,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土”字形三层汉白玉台基上,五行、五方、五色分别为“土、中、黄”,在设计上高度符合礼制规范^[8],可见中和殿的特殊了。当然它的形制似乎要比太和殿,甚至是保和殿小许多,在建筑等级上看来要更低一些。实际上,这是东汉以来皇

权与神权相互妥协的结果^[9]。神权形式上高于君权,但自东汉以后,君权在实质上高于神权,这从他们所选用的郊祀(祭天的礼仪)舆服等级可以见出。较为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历代皇陵中,这种十字形的轴线反复地出现在封土结构中,比如周秦以后及至隋朝、宋朝历任君主大多数使用覆斗型封土堆结构。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十字结构可能是一种沟通天地之间的特殊结构,它不仅是已故君王升天祈祷,同时也标志了它们永远地“退出”了对政坛的执掌。

多轴线与单轴线是帝王将相的府第与民宅的区别所在。王侯将相之府第虽然在形制上也模仿帝王的宫殿,但是其府第在营建中更强调实用性,与紫禁城的强调礼仪性相反,或者说是它们在受到礼仪制约的条件下,只有朝向更多地拓展了建筑之间的空间发展,这种空间构成了“院子”的雏形,从而使得王府建筑成为一种过渡型建筑,是四合院等民用建筑与皇家建筑之间的过渡,这种院落的结构单独抽离出来就构成了民间的四合院,空间(或“院子”)的发展成了非礼制建筑的中心问题。

四、传统住宅营建受轴线观念影响的结果

前文有较多的篇幅谈论府院建筑,实际上,生活中更大量的建筑属于民间宅第。后者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礼制建筑”的形制。比如,在徽州民居建筑中,“祖堂总是配置在最里边,家长住房在其旁边……在中轴线上有规划地进展下去”,这里,不同方位均有固定的配置。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官民居所的建造均有定制,其中“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论军民均“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对于民宅而言,横向发展通常是受限制的,但是在正统十二年发出的一道谕令中又称“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只要与礼制建筑的规定不相冲突,则“许从宜盖造”。这么一来,纵向发展或者院落式的发展方式取代了横向发展。

对于轴线的回避,即对于建筑礼制结构性制

约的回避,成了民宅建筑设计多样化的重要推动力。比如传统风水学中有导气之说,认为气不能直冲厅堂或卧室,否则不吉。因此通常不直接开大门(而从边门进出),或者在大门前设一照壁,其实这种形制的源头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触犯禁制,因为他们在贵宾来访时却又可以打开中轴线上的大门(或中门)恭候,这种做法显然表示尊贵的客人应该从更为高级的大门进入宅室。对于礼制进行回避的另一种情况是,不再有意无意地参照宫殿的营造方法,而是在建造设计的过程中直接回到对五行观念的应用中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在唐末黄巢之乱、南宋政权南移与明末清初等几次战乱中举家南迁的客家族群的居所土楼,这些土楼分布在闽粤一带,兼有居住与防御功能。这些土楼的设计未囿于通常的轴线观念,而是直接参照更为本源的方位观来设计。以福建永定的振成楼为例,它就是依据八卦图的结构而建。《太平御览》载:“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八卦即方位观的通俗图像表现形式。中国民间流传的风水学其实也深刻地受到轴线观念、方位观念的影响。例如:通常所说的屋宇宜“坐北朝南”,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则因“向阳”的需要而变成“坐南朝北”,表面上看是因地制宜,但在更深层次上,则显示了它与礼制建筑的密切联系,因为“阳”、“南”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方位根源于帝王对于北斗(或紫微)这样具有永恒性质的星座的占有。美国学者保罗·惠特利在其专著《四方的轴——中国古城的起源与特性初询》中对此有专门的讨论,此不赘^[10]。

在礼制规范的制约下,民间宅第的庭院空间得到了空前发展,这种发展最后反过来也影响到明清皇家园林的建设。紫禁城虽是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巅峰之作,但这种建筑并不宜居,城中所造花园出于必须符合五行相生相克原则而变得索然无趣。另辟蹊径大兴土木以建造可供赏心悦目的园林如圆明园、颐和园成了一种皇家理想,由此,始于商周时代的中国园林,至

明清时与礼制建筑一起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著名的皇家园林有圆明园、颐和园、北海、承德避暑山庄等。上行下效,以江南私家园林为代表的住宅园林如网师园、留园等名园佳作也一时层出不穷。

五、轴线观念对现代民宅营建的意义

轴线观念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天人合一”观是内在同一的,作为轴线观念的前身,五行观念长期被看成早期帝国文明中带有巫术色彩的成分,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巫术色彩也日渐褪去,而取代它的轴线观念则整合了美学、功能性、经济性等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或设计。而中国各地的传统民居如安徽的徽式建筑、北京四合院、蒙古族的蒙古包、陕西及河南的窑洞、福建客家的土楼、云南傣家的竹楼、苗族及土家族的吊脚楼等都是遵循人性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高度创造,在所谓的现代建筑的对比下,这些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正被逐渐认识、发掘与利用。

通过前文的推导,笔者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建筑文化发展特征,即礼制建筑总是不断地从民宅建筑中汲取养份,然后统治阶级将其中的精华“据为己有”——尽管这种范式可能很快就会在过度的格式化中成为桎梏,而民间的建筑又会不断地突破这种制约,创造出新的,更符合人类居住的规范或模式,这是一种双向流转的过程。这个流转的过程为在现代文化背景下设计更加宜居的居所提供了一种范式,它一方面要求注意研究建筑设计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暗示人们要关注那些民间的原生态建筑。发掘建筑文化的民族特色,而不是在钢筋水泥的盒子建筑中不断地重复下去,或者只是一味追求新材料、新造型、新理论的应用,而应该更多地强调人文、环境等的多元结合,创造出更加符合本民族利益的建筑杰作。

(下转第71页)

建筑的马鞍墙装饰不再考虑地方文化、民俗文化,甚至是宗教信仰等因素,强制性地把一些极度媚俗的装饰图形安置在建筑的显眼位置。甚至一些马鞍墙的牌堵装饰可以整块地在市场上购买,这些装饰构件大多数是厂家批量生产的,毫无个性而言。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工匠在现场量身定做。

目前,只有在一些保护相对完整的传统建筑中还能领略到昔日福州马鞍墙的装饰风格,在历

经百年来的风吹日晒中,一些泥塑已经残缺,剪黏的瓷片已脱落,彩绘的纹样也若隐若现,但从这些残存的装饰图式中还能感受到福州马鞍墙往日的风采与辉煌。透过悠远的时光隧道,似乎还能看到那些能工巧匠在营造时那份专注与倾心,一件件栩栩如生的装饰图样在他们心手合一的技艺中悄然出世,他们将他们眼中的世界转换成图式,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美化生活的期盼。

参 考 文 献

- [1]陆元鼎. 中国民居建筑[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474.
- [2]何绵山. 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59.
- [3]曹春平. 闽南传统建筑[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166-167.
- [4]戴志坚. 闽海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07.
- [5]左汉中. 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220.
- [6]李豫闽. 闽台民间美术[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198.
- [7]杭间. 原乡·设计[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34.

—————

(上接第40页)

参 考 文 献

- [1]张宏. 等级居住与宗法礼制:兼析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基本特征[J]. 东南大学学报,1998(11):97-100.
- [2]王婉晶. 浅析礼制文化下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J]. 城乡建设,2008(10):62-64.
- [3]FUNG Yu-la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104.
- [4]王世仁.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原状的推测[J]. 考古,1963(9):501-515.
- [5]马冬梅,咸宝林. 析礼制在传统建筑中的表现[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0):45-48.
- [6]梁泽兴. 从中国古代建筑看阴阳五行系统理论[J]. 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8(4):58-61.
- [7]朱贺. 传统住宅天井的研究与探析[D].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3.
- [8]杨春风,万屹. 紫禁城宫殿建筑中的五行、五方、五色、四象[J]. 建筑视野,2007(3):58-61.
- [9]唐樵,刘力. 政统与道统:试析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中的“天”的双重旨归[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1):24-28.
- [10]PAUL W.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M]. Chicago: Aldine, 1971:430.